

# 追云

讲一个九十年代的故事。那年,我要结婚了。

结婚前夕,大姨打来电话:“宝贝儿,说,你要什么礼物?”

大姨是我妈的亲姐姐,是个女飞行员。我从出生到结婚,其实没见过她几次面。

但是,大姨最疼我。第一次见面上是她回家探亲,我已经五岁了。她一把抱着我一边亲一边说:“外甥女像姨。我这外甥女宝贝儿,哪哪都像我。你就是我亲生的!”

姥姥姥爷都说:“确实你们很像。

一样的小圆脸,小白牙,尤其是那双大眼睛,简直一模一样!你看你看,笑起来简直一个版子刻出来的!”

妈妈听了吃醋了,嘟囔嚷嚷地说:

“等你自己生个女儿,那指定像我!”

大姨回部队之后,每到过年过节,

总要特别给我寄上很多礼物,有吃的有穿的,还有玩的,更多的是学习用的。

自从我会写信之后,给大姨写信,

读大姨的回信,成为我最骄傲最幸福的事情。盖着红色三角截的信,也成

了我在同学心中的加分项。多少人羡慕我!我大姨是女飞行员,是英雄!

大姨是女飞行员,也确实是英

雄。这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的。

我曾问过妈妈,为什么大姨那么

久才回来一次。

妈妈说,大姨要干大事呢。

不过,现在,她已经退休了。

作为家族中第一个结婚的晚辈,

尤其是她最疼爱的大外甥女,她显然

想认真地表达一下那份澎湃的爱。

听大姨说要给我礼物,我咯咯笑

了:“大姨,我不要啥礼物哈,我就要

您和姨父带着表妹表弟一起来参加我的

婚礼。”

大姨电话里依然爽朗快乐:“那当然!

我和姨父要带上你那最爱吃你醋的

亲表妹表弟一起去!但礼物是一

定要的,毕竟是我的大女儿结婚!”

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一直叫

我大女儿,不但我妈吃醋,比我小好

岁的表妹表弟二十好几时讲起来还酸

溜溜的。说是训起他们来狂风暴雨,

秋风扫落叶。对我却是春风化雨,甜

腻软绵。

我犹豫了一下:“大姨,我要一张照片。”

“照片?”电话里大姨愣了一下,“行。我开过的飞机,现在已经放到军事博物馆了。你小时候老是让我带你去和飞机合影,现在可以实现了!”

“是吗?”我很高兴,“但我要的不是这个。大姨,我要的是您的照片。”

“我的照片,你不是有好几张吗?以前寄给你的。”

“我要一张您穿飞行服的,帅。”我俏皮地说。

“行,那还不简单。我虽然退休了,旧飞行服还有。马上给我大女儿拍去。”大姨吃我这一套。

我不想绕弯子了:“我要您抽屉里的那张。”

“那张?不行。”大姨半点都没有迟疑。

其实那张照片我只见过一次。那

年我已经九岁了,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

我们一家人终于第一次去了大姨家。

大姨很高兴。她打开抽屉拿钱要带我

□吴小军

们一家出去吃饭。我看到了一个绿皮的铁盒,就好奇地问:“这是什么?”

大姨打开铁盒,是一张照片。照片里是她,穿着飞行服,笑得阳光灿烂。真帅!

大姨说:“大女儿,你看,你和大姨是不是很像?”

爸爸妈妈和大姨父看看照片,看

看我,再看看她,说:“真像!”

就是那张照片,把我和大姨联系得更加亲密。在单纯的少女心中,照

片里是她,也是我。照片从此成了我

多年来学习工作不竭的动力。

“就要那张。”我知道自己在大姨

心中的分量。

“那是我的遗照。”大姨声音里有

一丝异样。

“遗照?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核试验飞

采样时拍的遗照。”大姨笑了一声,

“临飞前让去拍个照,后来才知道,回

来了就是纪念照,回不来就是遗照。

万里长空追蘑菇云,这就是我们当时

做的事。”

我也是大姨退休了,才从报纸上

知道她参加过核试验采样飞行工作,

而且不止一次。

“傻丫头,这个不合适。这么喜庆

的日子,大姨要好好准备送你一件有

意义的礼物。既然你想不出,那我就是

自己安排了。”

婚礼前一天,大姨一家喜气洋洋

地来了。大姨送我一幅画。画上是一

大片天空,蓝蓝的,蓝得让人心中一片

空旷。天空上有几团白云,白白的,白

得令人心中一片纯净。白云下面,是

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小女孩。她追

着白云的影子在奔跑,伸出的双手,好

像要把天上的白云拽住。画的名字叫

“追云”。

大姨有点羞涩地说:“这是我在老

年大学学的画,画得不好。”她指着画

里的小女孩抿着嘴笑着说:“这是

你。”

小孩子画得真的很像我,也很像她。

也许,也会很像我未来的女儿。

我知道,大姨这是希望我们从此追

的是蓝天白云啊。

(接上期)李彪跨进前厅,见厅内一侧站着一个读书人打扮的人,年龄三十出头,一袭长衫,粗布缝制,一双布鞋,圆口厚底,显得朴实不显眼。但来人相貌非凡,身高七尺,仪态大方,萧洒肃穆,爽朗清举,站在那里如玉树临风。李彪心里不由一震:好一位英俊潇洒的教书先生!

何浩天见李彪进来,拱手施礼:“在下何浩天,见过李头领!”

李彪并未回礼,淡淡地一挥手:“嗯,来了。”

何浩天也不客气,自寻一张椅子坐了道:“在下乃一位私塾先生,今不请自来,实在有些冒昧,还请头领海涵见谅!”

李彪说:“无须那么多废话,有事就讲。”

何浩天道:“前些天在东江博罗河段有一艘货船被山寨的人掠劫,头领可知此事?”

李彪眼一瞪:“当然知道,就是我下令劫的!”

何浩天说:“此船所载货物的主人是惠州东江商行的老板何云影,请问头领是否知道?”

李彪道:“知道!我就是冲着他来的,怎么啦?”

何浩天说:“敢问李头领,这位何云影只是一生意人,与您既无前世之冤,又无隔夜之仇,您何故如此?”

李彪冷笑一声:“哼,没有冤,没有仇,我会跟他不共戴天?他前脚请我吃饭,后脚密告官府,差点让我命丧于捕快之手!这个仇我还不该报吗?哼,抢了他的船和货算什么,过些日子我还要找上门去,杀他个人仰马翻!”

何浩天腾地一下站了起来,大声道:“头领此言差矣!这完全是个误会,一个天大的误会!何云影绝对不是那样的人!李头领您不能妄自臆测,冤枉好人!”

何浩天一席话说得李彪脸上有些挂不住,瞪眼看了看何浩天,愤愤地道:“你吃了豹子胆了,竟敢对本大爷如此不敬!大爷告诉你,那何云影与张联桂亲如兄弟,相互勾结,不然他商会会长的位置从何而来?他们官商狼狈为奸,沆瀣一气,对我们会党是欲除之而后快,大爷岂会冤枉了他!”

何浩天毫不示弱,也大声道:“你要没冤枉他,就请拿出铁证来!”见李彪一时无语,又道:“想不到堂堂洪门大爷,竟是如此臆断行事,伤害无辜,让好人蒙冤,此举岂不是坏了您一世英名,让天下人耻笑!”

何浩天这一番话说得疾言厉色,正中要害,李彪勃然大怒,猛地站起身来,狠狠地摔掉了手中的茶杯,叫道:“闯上门来为何云影当说客,你真是活腻了!来人!”

“大爷!”几个兄弟应声赶到。

“大胆狂徒,给我拉出去砍了!”

两个兄弟冲过去,将何浩天双手反剪,就要往厅外推去。

何浩天双臂一甩,挣脱了那两人的推搡,从容道:“不必,待我向先父稟告一番,再拉出去不迟。”

两个兄弟目视李彪。李彪道:“死到临头了,看他还玩点什么花样!行,由着他吧。”

何浩天从容整理一下衣衫,抬向上,两膝下跪,双手合十,大声道:“先父平东王何亚黄英灵在上,儿子现在在您当年的小弟李彪的寨中。想不到您当年悉心呵护和培养的人,现在竟凭猜疑就可以恩将仇报,实施抢劫!并且不听规劝,要滥杀无辜了!先父啊,孩儿冤死并不足惜,只怕会坏了东江会党的名声,蒙受天下人耻笑啊!好了,先父稍候,孩儿这就要去与您会面了!”

何浩天言毕,对身边的会党子弟说:“走吧!”遂大步朝厅外走去。

何浩天向其父说那番话的时候,李彪在一边听得真切。此时,当几个兄弟簇拥着何浩天往外走的时候,李彪大叫一声:“且慢!回来。”

几个兄弟停下脚步,将何浩天带回李彪跟前。

李彪盯着何浩天:“什么,你说,何亚黄是你的先父?”

“这还能有假!我是他的二儿子,大名何浩天!”

李彪的脸色变得和缓了:“你怎么不说!平东王是有大恩于我的,看看,大水冲了龙王庙了!”

“我要是早说,你就听得进我的规劝呢!”

“不是……”李彪喃喃道,“我自己认为我的判断不会错的……刚才,我是武断了些,那……你就细细道来我怎么误会他了。”

“好,你愿意听,我就给你讲一讲吧。”何浩天又自己找一把椅子坐了,道:“你知道这何云影是谁吗?”

“我当然知道,东江商行的大老板。”

“他还有个身份你不知道,他是先父何亚黄的本家兄弟,我的三伯父。当年,先父血染街头之时,就是他带着我去了刑场,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。”

(待续)



喜气洋洋

王小虎 摄

## 闲话中秋

□戚思莹

传说苏东坡题过一副对联:“坐请坐请上坐,茶上茶上好茶。”说的是北宋元丰二年,苏东坡守杭州,去拜谒一座寺庙,有感于方丈待客前后不一的态度,临别时苏东坡写下了此联,清人郑板桥为之加了一个横批:“客分三等。”不论其真实性如何,这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即使是在佛门清净之地,待客之道也无法免俗。

微如泡茶之类的些许小事,也体现了主人的待客之道,我们从一杯茶中,就能看出主人的性格和主与客之间微妙的关系。

程老师是位宽厚的长者,我们是忘年之交,每次去他办公室做客,总有隆重之至的感觉。程老师待人诚恳,他知道我爱喝绿茶,见面寒暄之后,就从柜子里取出一套上印一枝粉红桃花的白瓷茶具,先用清水冲洗一遍,再用干净的布将壶和杯擦拭干净,然后

烧水准备泡茶。茶叶是常备的,小铁筒装的明前黄山毛峰。他先捏一撮茶叶放进壶里,嫌少,再捏一撮放进再去,一点点地往壶里加茶叶。可见,在茶叶量的多少上,程老师显得很慎重。水开了,倒少许水洗茶,然后冲泡。泡好后,趁温而不烫时倒进白瓷杯里,伸伸出一个请的手势。此时端杯,茶汤清透,香气浮动,刚好喝,分寸拿捏得正好。我喜欢喝程老师泡的茶,就像我喜欢他的为人:温厚、浓醇、清澈、智慧,像温而不烫的一杯上等绿茶。程老师待我,如师长,正当执弟子礼。

洪师兄写诗,人特随意。他喜欢用一个大茶壶泡茶,不论春夏秋冬。茶叶也从不讲究,用他的话说,茶叶大多是朋友送的,自己偶尔也买一点,遇上什么买什么,不会刻意去选某一种或某一种茶。客人来,也是壶里泡了什

么茶,就喝什么,你也没法讲究。再说,平常讲究的人,兴许就不来师兄这儿做客了。

到师兄那儿,进门,就看见桌上一个大号的黑釉陶茶壶。他若闲